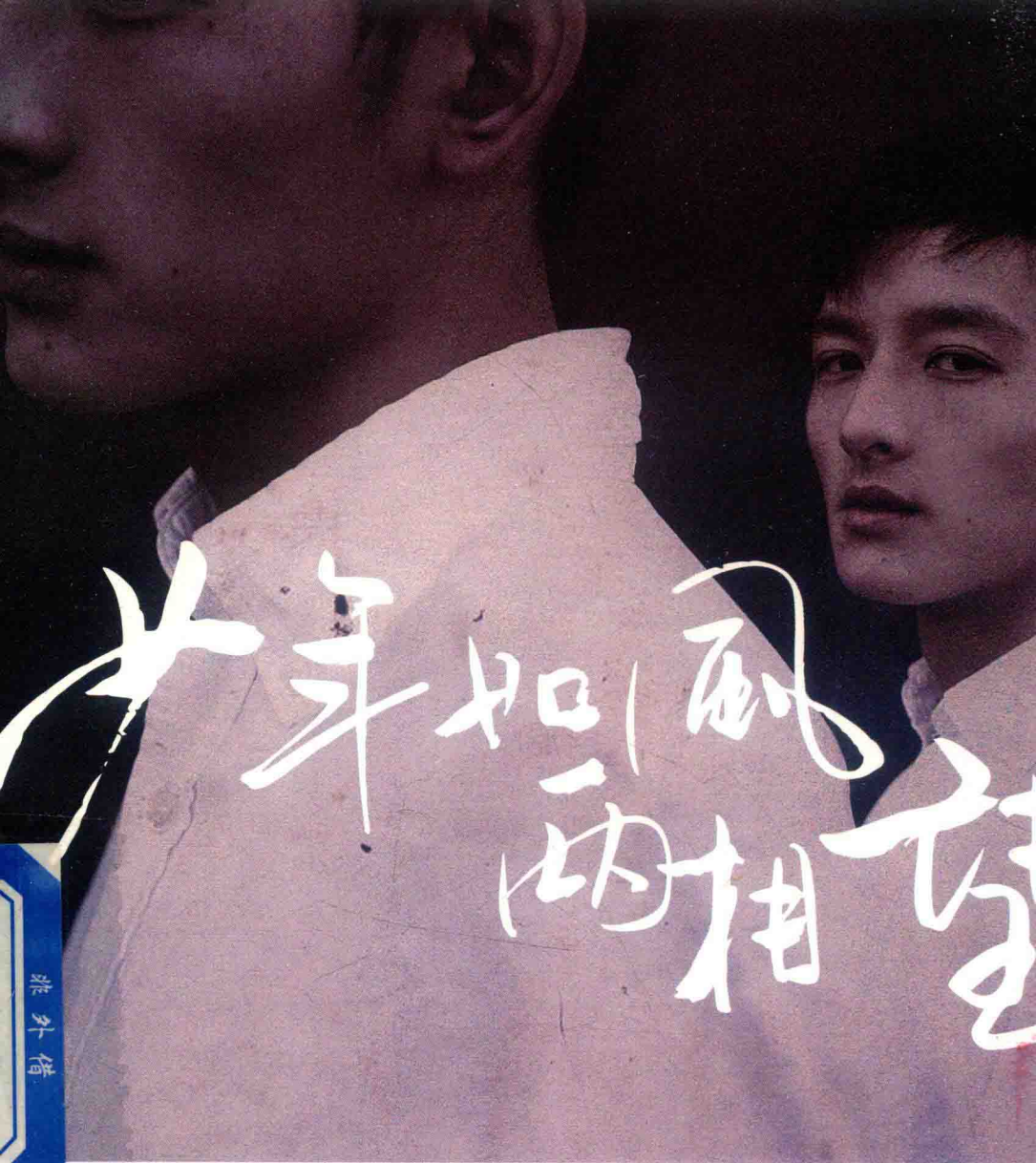




非外借

周宏翔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少年如风
两相望

周宏翔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少年如风两相望/周宏翔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
ISBN 978-7-02-013448-9

I. ①少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53639 号

责任编辑 朱卫净 邱小群 李 超
美术编辑 钱 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10.75
字 数 292 千字
版 次 201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448-9
定 价 5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二〇一九年再版序

我写作的时间最早可以从二〇〇五年算起，每次这么说来，都会被身边写东西的朋友当成一个“老人”。最初把故事写在硬面抄上，再一个字一个字打到电脑里，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，那样的记忆很难得，但是往往不堪回首。

我是一个特别害怕翻看自己以前旧作的人，因为写作太早，没有成熟到可以拿出手，就被编辑赶鸭子上架早早出了几本书，每次懊恼得都有想把旧作烧掉的念头。

现在回头去看这个故事，会挑剔自己当时使用的各种词句，想着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好好说话，那个时候讲故事还真是啰嗦啊，甚至觉得修订这事儿就是在折磨自己，既然不满意，干脆推翻了重新写一遍好了。

可是，如果干脆重写，再版的意义好像就立刻失去了。

结果最后发现真正要改的地方无从下笔，好像它根本不愿意和我一起长大，要留在当年的岁月里。

十九岁那年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到故事中的林尽杉会成为那么多人念念不忘的角色，即使中途我放弃写作，再重新回归，都会有读者给我留言，说怀念林尽杉。后来陆续又出了好几本书，但《少年们无尽的夜》(以下简称《少年》)却再也买不到了，一些新的读者说要收集齐我所有的书，我除了表示感谢，更多的是抱歉，我说，旧作就不

要去看了，想看也买不到了。但是依旧有很多读者来问我，如果想看《少年》该怎么办？

机缘巧合，我在某天和出版社的朋友说起我十九岁写的这个故事，朋友非常感兴趣地问我，能否拿给他再版，我说可以是可以，但是我觉得故事或许并不适合当下的读者了。

朋友问我为什么。

我说，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并不属于他们的青春年代，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回忆，但我们这一代人读书的很少了，我担心有距离感。

但朋友说，好故事永远不会因为年代不同而失去读者。

二〇一九年距离二〇〇九年，已经有十年的时间，重新改写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果然是回不到十年前的那个时候了，那个时候，我太熟悉学生们爱做什么，爱想什么，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但是十年后，一切都变了，我觉得学生时代已经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。

当我修订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，我的心情和当初写完时完全不同了，那时候我窝在寝室的被窝里，自顾自地狠狠地哭，现在想来真是矫情够了，十年后，当我重新审视程涵宇和林尽杉的关系时，我发现自己能够更坦然地去面对他们之间的那种羁绊。

编辑说，既然你改写了，又加了新的内容，我们就用新的名字重新出发吧，所以最终我们决定将书名改成《少年如风两相望》，其实这也更

符合故事的内核。

如果你问我这本书讲了什么，我会告诉你，这是一个集体怀念的故事。故事中两个男生跨越近二十年的友谊，其实是我真实的内心和过去的自己在做一次告别。

写这篇序的时候，正值北京五月的初夏，回头去翻看当年的后记，原本故事的初稿是在二〇〇九年夏完成的，屈指一算，正好十年。

朋友说，没有人永远十七岁，但永远有人十七岁。

我却说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自己的十七岁，但我希望的是，他们的内心永远不会因为衰老而苍老。

这大概就是我重新修订这本旧作的最大意义。

二〇一九年初夏

少年如风两相望

——干涸的骨骼与飘荡的灵魂，是生者的挽歌。我跋山涉水地追寻，只是祈祷夕阳的余晖能够将你我普照。百转千回地吟唱，是我按图索骥的光芒。伤春悲秋的言辞，只为待你归来。

第一章

在长风不安的歌声中，请免去这最后的祝福，白色的道路上，
只有翅膀和天空。

——北岛《远行》

1

随着岁末而来的一场大雪，混杂着浓郁的寒冷气息，白雪皑皑的天地，在我眼中看起来像是一场幻境。

我被窗外的鞭炮声惊醒，用衣袖擦去了窗户上的雾气，透过厚实的玻璃看着这座城市，昨夜的鞭炮红纸散落一地。

窗外洋溢着新年热闹的气氛，可我却有些格格不入，一个穿着褐色棉袄的小孩蹲在窗外静静地望着天空，我看着他，不由得想起林尽杉来。

信箱里又有新的信来了，我知道是他寄给我的。

信封被夹在订阅的杂志里放在书桌上，常常一放又是好长一段时间。每年差不多这个时候，他的信都会如期到来。

“涵宇……”

这段时间，我总是时不时感觉他在叫我。

我起身翻着抽屉里唯一的一本相册，必须非常仔细才可以找到他的身影，那张边角已经有些泛黄的集体照里，他站在人群之中最不显眼的角落。我的头脑中渐渐浮现出他儿时的模样来。他穿着单薄的衬衫，裤腿上还有泥点，肤色黝黑，双眸明亮得仿佛里面缓缓流淌着一条河。

每年的这个时候，我都禁不住有些想他。

他说他叫林尽杉，父母起此名的含义大概是盼他健康易活——丛林尽头的一棵杉树，高大而庄严。

与林尽杉分离之后的许多日子里，我常常梦见他，他和年少的时候并无两样，身子单薄得让人担忧。梦中的他几乎没有说过话，只是缓步走在潺潺流动的河边，向我挥手，然后微笑，但是一旦我接近，他便如镜花水月，不知所踪。

这种思念真实发自内心，每当梦醒之后便会轻轻叹息。我总感觉林尽杉在某个狭小的角落里窥视着我的一切，后来才发现这大概是一种幻觉。

2

其实我从小并没有觉得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同，与大部分学生一

样，早上提着包子和豆浆赶到学校；下午回家时在路边花一块钱买两包干脆面，取掉里面的卡片后将干脆面扔进垃圾桶；晚上做完作业就和同学相约在楼下玩骑马打仗，或者趴在地上翻干脆面里的卡片；周末和附近的孩子一起到不远的田间冒险，将农民伯伯种的庄稼踩得凌乱不堪。

在那些年，我并没有发现自己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，如果真要说出那么一点不同来，大概是我妈是一名中学教师。而这一点不同，在我小学毕业之前，并未体现出任何的特殊性。

我想我们的友谊是从林尽杉写下的那首诗开始的。

那年林尽杉十二岁，我清楚地记得他站在红砖楼房下看着我与附近孩子一起疯时的眼神，那不是一种渴望靠近的目光，而是一种淡然的注视。几乎很少有人会主动邀请林尽杉加入游戏，他只是安静地蹲在一边，偶尔用小石子在地上写诗。我趁别的孩子都回家了，才默默地走近他，这个时候，林尽杉仰起头朝我笑着说：“涵宇，你看我写的诗怎么样。”他的声音很轻，像是专门说给我一个人听。

我蹲下身子看了很久：“写得不错。”我的语气总是有些敷衍，可他听完还是很开心。

那时太阳刚刚落山，林尽杉的父亲便浑身酒气地走过来，他无视林尽杉的存在，从他身边走过，然后用力地踢门，林尽杉站起身来告诉我他得回家了。

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，我妈开始对我严厉管教，好像在过去的十二年里，她对我的所有温柔都消耗殆尽。她不断地用语言鞭策我要懂得自己的未来，她希望我初中能够到她所任教的学校上学。在她眼中，只有读最好的初中，继而读最好的高中，才能上名牌大学。她总是语重心长地将自己未完成的抱负放在我的身上，老爸只是在一旁默默点头。而我从来都不觉得一个人的人生路是因为他上了重点学校而决定的，但是我不能这样直接告诉她，否则我可能有两个星期都不能出门去找其他人玩了。但从六年级开始，我妈就剥夺了我出去疯玩的权利，而那时候班上的同学都在为小学的毕业狂欢做准备。

当时我妈只同意我和林尽杉玩，因为他是我们班的班长，成绩也是数一数二的。在我们都还只会背课本上的几首绝句的时候，他已经对苏轼的《水调歌头》倒背如流了，还有对于一些复杂的数学应用题，我总是找不到头绪，他可以分分钟把答案写在白纸上。

那时候我和林尽杉几乎天天黏在一起，并不是他有多聪明，当然，也不排除我那时候因为他成绩好而有一点点羡慕他，重要的是他和大多数成绩好的同学不同，他不会耀武扬威地把自己的成绩说给所有人听，不管他考了多少分，都是悄悄地把考卷收在自己的书包里。他安静沉稳，愿意听我抱怨，我也喜欢听他向我倾诉。他愿意开口对其说话的人不多，他的秘密都只说给我一个人听。

林尽杉家里条件不好大概也是他羞于开口的原因之一，父亲负债累累，嗜赌如命，母亲独自担着小面铺子，为家里赚点生活费。但是林尽杉从来没有觉得生活无望，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可以带着父母走出困境。

林尽杉说：“涵宇，有时候我特别羡慕你。”

我时常觉得林尽杉是一个诗人，或者说他比较早熟，这诚然与他所处的环境有关。他经常趴在课桌上写一些我看不懂的东西，我知道那不是老师要求的。他方方正正地写好每一个字，然后再靠着窗户轻轻地读。有时候飞过去几只鸟，我都觉得特别应景，像是电影里才有的画面。

我时常问：“林尽杉，你不会哭吗？”

林尽杉摇摇头。

但那时的我想，十二三岁的孩子，遇到家庭不和，除了哭还能做什么呢？我转而又问：“那么尽杉，你恨你爸吗？他可是用光了你家所有的钱，又没有尽到半点做父亲的责任。”

林尽杉撇了下嘴，然后凝重地看着我。

“有一次我发烧了，我爸刚刚打完牌回家，他看着趴在桌上的我，只轻轻摸了下我的额头，二话不说就把我背去了医院。还有一次，妈妈的手在切菜的时候割伤了，我爸慌张地从柜子里拿出一张止血贴，接着帮我妈看了一个星期的铺子。有时候我也搞不懂他对于我来说算不算父亲，但至少在某些短暂的时刻，我相信我妈常说的那句话，家里好歹需要个男人。”

最后那句话铿锵有力。林尽杉所说的一切让我特别难受，因为我永远没法感同身受。大概是我过得太幸福，从小到大，有恩爱的父母，有

良好的生活条件，我从来不用担心吃了上顿没有下顿。后来我想，我之所以那时候会难受，是因为我做不了什么。我拍了拍林尽杉的肩膀：“尽杉，不要怕，你成绩那么好，一定会考上重点初中，然后继续努力，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。”现在想想，那时候的我们口中的鼓励怎么都显得幼稚，不过是在自说自话罢了。

林尽杉温柔地笑笑，他搭着我的肩膀，说：“会的，我们一起加油，一起进好学校，一起进尖子班，永远都是好兄弟。”

时光带着仓促的步伐，马不停蹄地向前奔跑，好像一夜之间我们都长大了。在匆匆而逝的成长岁月中，熹微的晨光转眼间变成绛红色的夕阳，毕业照、毕业典礼、同学录、离歌，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历的盛大离别，就在大家的嬉笑打闹中结束了，我和林尽杉站在离学校不远处的后山上看着这场曲终人散的戏剧。

那样的时节，所有的悲伤在我们的眼中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小情绪，我们都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喜悦和难过，生活中只有雨水和阳光，以及四下弥漫着香气的植物。

那些象征着年少不知惆怅的一切，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安静而美好的。

3

与这些嬉笑怒骂相比，林尽杉的童年是在惶恐不安中度过的。

他的父亲内心充满着不知足与不安分，会在饭桌上一气之下摔破饭碗，或者翻箱倒柜企图找到钞票。每次林尽杉躲在房间里透过门缝看着一片狼藉的屋子，便会把嘴唇咬得发青。暴雨之后的寂静让林尽杉感觉压抑，这样类似死亡的黑暗与恐惧从未从他内心离开过。母亲的安慰显得毫无作用。这种家庭式的互相折磨一直延续了很多年，父亲总是带着稍显值钱的东西出去，彻夜不归。接连数个黑夜，林尽杉辗转难眠。半夜，他能听见客厅传来窸窣窸窣的声响，夹着母亲疲惫的喘息，她将一切收拾干净，趁着尽杉醒来之前让一切看起来从未发生过。

母亲从不会当着林尽杉的面落泪哭泣，但林尽杉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世界里却仿佛能看见她神色憔悴的面庞。可是，林尽杉什么也不能说，即使彻夜未眠，仍然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般按时上学。

我无法想象林尽杉是怎样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，父亲在入不敷出的时刻贪婪地索求，却让家中的其他人若无其事地容忍着。

林尽杉很少微笑。

在林尽杉童年的尾巴上，他几乎没有什么零用钱，衣服也只有那两三件，早餐多半会直接省掉。

进入秋天的清晨，他在大雾弥漫的路口等我，每次当我掏钱买包子的时候，他都会别过头去不让我看见他咽口水的动作。我时常会多买一份早餐，然后分给他，起初林尽杉并不接受，在他心中，肯定是不甘于别人可怜自己的。每次我都骗他说，尽杉，我吃不了这么多，帮我分担点，你不吃我就只有扔了。林尽杉这才缓缓地接过冒着热气的包子。林尽杉说谢谢，声音很轻。看着他瘦骨嶙峋的身板，我不免皱皱眉头，那

件衣服他已经穿了三年多，这三年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穿新衣服，此时正处于长身体的阶段，衣服已经被撑得有些变形。

4

我幼时记忆最为深刻的一件事情是放学后的某个傍晚。

林尽杉走在我的后面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。我知道他有心事，慢慢停住脚步：“尽杉，怎么了？”

林尽杉低头不语，夕阳的余晖落在他的头发上，顷刻，他说：“涵宇，你一个人先回去好吗？”

“你有事情？”

林尽杉点点头，于是我慢慢走开，但其实并没有走远，回头见他拐进巷子，我便悄悄跟在后面。

那是一条逼仄的小巷，潮湿而又阴暗。林尽杉走到一个垃圾桶旁，从狭小的空间里拉出一个编织袋，里面叮咚作响，他喘着气，回头便看到了我。

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我慢慢走近他。

羞耻心似乎片刻占据了他的全身，他松开拉袋子的手，然后侧过身去：“你干吗要跟着我来？”

“我不是跟着你啊，只是刚好回头想问你件事。”

因为他松了手，袋子里的易拉罐和啤酒瓶滚落出来，林尽杉试图用身子挡住这一切。我扶住他的肩膀：“你在做什么呢？”

尽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：“涵宇，我妈下周过生日，我没有钱给她买礼物，捡些瓶子去卖，还能赚几个钱，虽然不多……”林尽杉的语气充满了胆怯和害怕，他在担心我会因此嘲笑他。

“我来帮你……”

这是我的原话，我不知道这四个字给予了他多大的勇气，只见他微微动容。我拾起那个袋子，然后对着林尽杉说：“你一个人太慢了，以后每天放学我都陪你捡，两个人的力量总比一个人大。”我不清楚自己当时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决定，但是我知道，我要帮他，这是在我听到他微小愿望后的唯一想法。

林尽杉拉住我的手：“脏……”我固执地把袋子捏在手上，然后蹲下来将滚落的瓶子重新捡回袋子里。

那天我们在各栋楼房的垃圾堆里翻找。空气里散发着的腐烂气息让人恶心，苍蝇肆无忌惮地飞舞。我看着林尽杉勾着身子往垃圾堆里探，他只希望能够再多捡一些瓶子。这时，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太太拿着铁钩子大叫着走过来，用方言尖刻地辱骂着我们，说我们不好好上学，跑来与她抢生意。她用犀利的眼神催促我们离开。但林尽杉拉着我潜伏在巷子的角落，等那老太太走远后再回去捡。